

1900-2000

百年美文

人物卷

上

季羨林 主编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1900-2000

百年美文

人物卷



李美林 主编

许 江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百年美文. 人物卷 / 季羨林主编; 刘勇, 许江分册
主编. —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10.1
ISBN 978-7-5306-5510-8

I. ①百… II. ①季… ②刘… ③许… III. ①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现代②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43809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7695043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 53.25 插页 6 字数 642 千字

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 套 定价: 98.00 元 (上中下册)

百年美文

序言

上一世纪的百年中，特别是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以来，确如鲁迅所说，中国文坛上“散文小品的成功，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”。个中原因，不难揣摩。我国有悠久的散文写作传统，所谓经、史、子、集，其中都有极为优秀的散文，为世界上任何国家所无法攀比。

“五四”新文学是中西文化碰撞的产物。其后，欧美文学一步一步地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创作。小说、戏剧的思想内涵、感情色彩虽仍然是民族的，但在形式上，同欧美的则毫无差异。诗歌学西方，读起来是越读越乏味。而散文则相反，虽在情调方面，在韵味方面，也受到西方的影响，然中国的白话散文凭借着几千年的丰厚积淀，含英咀华，吸萃扬芬，吞吐百家，熔铸古今，所以“五四”以来的诸多文体中，散文堪称一枝独秀。留给我印象最深刻最鲜明的有鲁迅的沉郁雄浑、冰心的隽秀玲珑、朱自清的淳朴淡泊、沈从文的轻灵曼妙、丰子恺的厚重平实、杨朔的镂金错彩，其余大家，也是各有千秋。这百年中的

散文,特别是其中之美文,不可不读。

所谓美文,即指那些不仅诉诸读者之理智,且足以打动读者之心灵的篇章。美文的精髓在于“真情”二字,这二字也可以分开来讲:真,就是真实,不能像小说那样虚构幻造;情,就是要有抒情的成分,且感情真挚。

美的散文往往写的是身边的琐事,古今中外有许多这样的名篇。我所说的身边琐事,范围极广,人生旅途中的所历所感,无不包容于其中。在我们这个林林总总的花花世界上,遍地潜伏着蓬勃的生命,随处活动着熙攘的人群,撷取其中一颦一笑,写出那些美好的、悲哀的、能拨动人们心弦的事物,这样的文章能净化我们的感情,陶冶我们的性灵,小中有大,小中见大,平凡之中见真理,琐细之中见精神。

这套分类选编的“百年美文”中,许多作者是我所熟知的,许多文章曾陪伴我多年,可以称作老友;当然,也有不少作者的面孔是陌生的,不少作品是初次读到的,但这些文章都足堪咀嚼,颇耐品味,虽是新交,亦感亲切。古人云:“言之无文,行之不远。”这套丛书中的作品多具有较高的艺术性,确为美文,我相信它们足以行远传后。

季红林

2008. 3. 18

卷 首 语

刘勇 许江

001

人生活的世界很大,但人所面对的世界又很小。我们的一生也许会接触很多人,但能够停留在我们心中的人并不多,真正值得怀念的人更不多,而刻骨铭心的怀念可能只有一两个,甚至一辈子都不会有。

人生各异,人世沧桑,大化无形,生命苦短。在某些时刻,我们总会怀念一些人,并期望自己成为被怀念的对象,怀念人是一种幸福,被怀念更是一种幸福的期待。

近两千年前,一个哀怨的少妇怀念远在异乡的丈夫:“行行重行行,与君生别离。相去日已远,衣带日已缓。浮云蔽白日,游子不顾返。思君令人老,岁月忽已晚。”(《古诗十九首》其一)

一千多年前,韩愈悼念一位至亲之人,含泪写道:“一在天之涯,一在地之角,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,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。吾实为之,其又何尤!彼苍者天,曷其有极!”(《祭十二郎文》)

四百多年前,纳兰性德为一位友人填词一首:“人生若只如初见,何事西风悲画扇?等闲变却故人心,却道故人心易变。骊山语罢

清宵半，夜雨霖铃终不怨。”（《木兰辞 拟古决绝词柬友》）

七八十年前，朱自清怀念道：“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，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。”（《背影》）鲁迅也写道：“我的记忆好像被刀刮过了的鱼鳞，有些还留在身体上，有些掉在水里了，将水一搅，有几片还会翻腾，闪烁，然而中间混着血丝”。（《忆韦素园君》）

穿越几千年、几万里的时间与空间，怀念人的情感就是这样如丝如缕、绵延不绝、挥之不去，犹如白日浮云、天涯地角、西风霖铃、父亲的背影、水里的鱼鳞……

怀念的滋味是复杂的、难以言说的，抄录于此的几段诗文，本书中我们挑选的散文，无一不是在述说这种滋味，其中有甜蜜、温馨，但也有伤感、惆怅、悲凉……我们为什么要怀念呢？突然想起了周作人的一段文章：“我们看夕阳，看秋河，看花，听雨，闻香，喝不求解渴的酒，吃不求饱的点心，都是生活上的必要的——虽然是无用的装点，而且是愈精炼愈好。”（《北京的茶食》）说到底，怀念是一种生命的需要、感情的需要，当我们怀念某人时，活着又多了一些意思和韵味。

本书在浩如烟海的写人、记人、怀人散文中精心选择了百多篇佳作，它们来自于刚刚过去的那一个世纪，它们追忆、怀念的是亲人、恋人、友人与故人。从鲁迅、周作人，到朱自清、梁实秋，从那些早已离我们而去的散文大家直到许许多多仍然在世、来自各个专业领域的作家学者，他们汇聚在这卷散文选里，共同抒写着他们对某个人、某些人的怀念。这些怀念的情感穿越了年代、地域、身份等等因素，凝聚着人类情感的精华，牢牢地牵动着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心灵，让我们与那些怀念和被怀念的人感同身受、精神相通，让我们情不自禁地加入了这怀念的行列。

我们挑选出来的这些文章，都是在写人、记人、怀人这个主题之下，充满了情、义、理和真、善、美的佳作，这里既有闻名遐迩的名

篇美文，也有为人忽略却能直达内心深处的感人、动人之作。我们在挑选一些文章时，还适当地注意了它们的史料价值。选择往往是艰难的，那么多的好文章一起摆在眼前，实在令人难以取舍，特别是在面对怀念同一人的众多美文时，恨不能将它们全部收入。譬如怀念鲁迅的好文章真多，但本书毕竟不是怀念鲁迅的专辑，故此只能割爱，相同的情况还出现在郁达夫、徐志摩、朱自清和沈从文等人身上。

希望这卷散文选能于无意之间拨动你的心弦，在灯下、在窗前、在临睡之前、在一个人独处之时，静静地、细细地去怀念生命中一个或一些值得怀念的人，无论是甜蜜，还是惆怅、悲凉……让我们的心和情感再真诚、再柔软一些，让我们去体味怀念的滋味与意义，让我们在人情、人性的世界里得到一种生命的升华。

003

在本书的编选过程中，杨志、王胜男、胡水清、何致文几位朋友参与了作品资料的搜集与整理，在此特别致谢。

2009年2月28日北京新街口外铁狮子坟



人 物 卷

目 录

上

刘 勇 许 江	卷首语 / 001
鲁 迅	范爱农 / 001
鲁 迅	忆韦素园君 / 008
鲁 迅	忆刘半农君 / 013
周作人	爱罗先珂君 / 016
周作人	志摩纪念 / 022
周作人	怀废名 / 026
夏丏尊	怀晚晴老人 / 032
胡 适	追悼志摩 / 035
张申府	忆守常 / 044
梁漱溟	悼亡室黄靖贤夫人 / 049
林语堂	悼鲁迅 / 055
林语堂	忆鲁迅 / 058
郁达夫	志摩在回忆中 / 060
郁达夫	雕刻家刘开渠 / 065
郁达夫	光慈的晚年 / 068

郁达夫	悼胞兄曼陀 / 073
傅斯年	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 / 076
朱东润	记爱妻莲舫 / 085
王统照	遥忆老舍与闻一多 / 095
罗家伦	元气淋漓的傅孟真 / 101
方令孺	悼玮德 / 114
庐 隐	郭君梦良行状 / 121
朱自清	给亡妇 / 126
朱自清	我所见的叶圣陶 / 130
孙福熙	林风眠先生 / 134
丰子恺	怀李叔同先生 / 138
丰子恺	悼夏丐尊先生 / 145
老 舍	我的母亲 / 150
老 舍	大地的女儿 / 155
曹聚仁	先父梦岐先生 / 159
冰 心	我的老伴——吴文藻(之一) / 164
冰 心	我的老伴——吴文藻(之二) / 172
沈从文	不毁灭的背影 / 184
沈从文	友情 / 190
梁实秋	忆冰心 / 195
钟敬文	忆郁达夫先生 / 206
林徽因	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 / 213
黎烈文	崇高的母性 / 219
叶公超	深夜怀友 / 226
丁 玲	不算情书 / 229
李霁野	祖母 / 236

巴 金	怀念萧珊	/	240
巴 金	怀念曹禺	/	252
施蛰存	纪念傅雷	/	256
李广田	记问渠君	/	259
缪崇群	芸姊	/	265

中

吴组缃	雁冰先生印象记	/	271
牟宗三	我所认识的梁漱溟	/	276
白寿彝	悼念顾颉刚先生	/	280
柯 灵	巴金和我们在一起	/	288
张允和	三姐夫沈二哥	/	293
张中行	辜鸿铭	/	299
张中行	两位美学家	/	310
艾 青	忆白石老人	/	315
萧 乾	一代才女林徽因	/	322
卞之琳	窗子内外:忆林徽因	/	333
萧 红	回忆鲁迅先生	/	338
季羨林	哭冯至先生	/	371
季羨林	回忆陈寅恪先生	/	377
唐 弢	记郁达夫	/	388
孙 犁	亡人逸事	/	393
孙 犁	忆侯金镜	/	397
冯亦代	哭徐迟	/	400
黄苗子	不会老的小丁	/	416
黄苗子	芬先生	/	425
陈荒煤	阿丹不死!	/	429

梅 志	胡风与我这一对“虎” /	433
严文井	赵树理在北京胡同里 /	436
贾植芳	我和胡风同志相濡以沫的情谊 /	444
贾植芳	萧军印象 /	458
于光远	金岳霖 /	462
郁 风	三叔达夫 /	473
韦君宜	当代人的悲剧 /	502
韦君宜	她这一辈子 /	515
吴祖光	我与新风霞 /	524
黄秋耘	“十年生死两茫茫” /	530
冯 牧	岁暮怀小川 /	535
黄 裳	怀侯喜瑞 /	543
黄 裳	忆俞平伯 /	545
下		
张爱玲	忆胡适之 /	557
张爱玲	我看苏青 /	568
汪曾祺	星斗其文,赤子其人 /	583
汪曾祺	赵树理同志二三事 /	592
王元化	记熊十力 /	596
王元化	记郭绍虞 /	600
阮若珊	我的良人 /	604
黄宗江	冯牧的牧歌 /	621
唐振常	痛定思黎澍 /	624
舒 芜	忆台静农先生 /	637
路 翎	一起共患难的友人和导师 /	660
林斤澜	我们叫他端木 /	669

黄永玉	太阳下的风景 / 675
聂华苓	永远活在安格尔的家园 / 695
黄宗英	我亲二哥黄宗淮 / 699
新风霞	我的婆婆 / 706
陆文夫	又送高晓声 / 713
宗璞	哭小弟 / 718
林洙	紧相随,盼君归 / 722
余光中	沙田七友记 / 729
林非	怀念方令孺老师 / 750
王蒙	华老师,你在哪儿? / 756
章含之	谁说草木不通情 / 760
洁泯	回忆聂绀弩 / 769
洁泯	风雨中的雪峰 / 775
陈四益	严文井印象 / 779
冯骥才	记韦君宜 / 785
陈子善	书比人长寿 / 791
陈子善	忆马蹄疾 / 796
贾平凹	哭三毛 / 800
贾平凹	祭父 / 803
贾平凹	我不是个好儿子 / 813
林清玄	在梦的远方 / 819
夏晓虹	忆季镇淮先生 / 824
李辉	在冬天,怀念梅志 / 831

鲁迅

(1881-1936),
原名周树人,
字豫才,浙江
绍兴人。新文
化运动的代表
人物之一。著
有小说集《呐
喊》、《彷徨》,
散文集《朝花
夕拾》,杂文集
《坟》、《华盖
集》、《而已集》
等。

范 爱 农

鲁 迅

在东京的客店里,我们大抵一起来就看报。学生所看的多是《朝日新闻》和《读卖新闻》,专爱打听社会上琐事的就看《二六新闻》。一天早晨,辟头就看见一条从中国来的电报,大概是:

“安徽巡抚恩铭被Jo Shiki Rin刺杀,刺客就擒。”

007

大家一怔之后,便容光焕发地互相告语,并且研究这刺客是谁,汉字是怎样三个字。但只要是绍兴人,又不专看教科书的,却早已明白了。这是徐锡麟,他留学回国之后,在做安徽候补道,办着巡警事务,正合于刺杀巡抚的地位。

大家接着就预测他将被极刑,家族将被连累。不久,秋瑾姑娘在绍兴被杀的消息也传来了,徐锡麟是被挖了心,给恩铭的亲兵炒食净尽。人心很愤怒。有几个人便秘密地开一个会,筹集川资;这时用得着日本浪人了,撕乌贼鱼下酒,慷慨一通之后,他便登程去接徐伯荪的家属去。

照例还有一个同乡会,吊烈士,骂满洲;此后便有人主张打电报到北京,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。会众即刻分成两派:一派要发电,一派不要发。我是主张发电的,但当我说出之后,即有一种钝滞的声音跟着起来:

“杀的杀掉了,死的死掉了,还发什么屁电报呢。”

这是一个高大身材,长头发,眼球白多黑少的人,看人总像在渺

视。他蹲在席子上，我发言大抵就反对；我早觉得奇怪，注意着他的了，到这时才打听别人：说这话的是谁呢，有那么冷？认识的人告诉我说：他叫范爱农，是徐伯荪的学生。

我非常愤怒了，觉得他简直不是人，自己的先生被杀了，连打一个电报还害怕，于是便坚执地主张要发电，同他争起来。结果是主张发电的居多数，他屈服了。其次要推出人来拟电稿。

“何必推举呢？自然是主张发电的人啰。”他说。

我觉得他的话又在针对我，无理倒也并非无理的。但我便主张这一篇悲壮的文章必须深知烈士生平的人做，因为他比别人关系更密切，心里更悲愤，做出来就一定更动人。于是又争起来。结果是他不做，我也不做，不知谁承认做去了；其次是大家走散，只留下一个拟稿的和一两个干事，等候做好之后去拍发。

从此我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，而且很可恶。天下可恶的人，当初以为是满人，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；第一倒是范爱农。中国不革命则已，要革命，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。

然而这意见后来似乎逐渐淡薄，到底忘却了，我们从此也没有再见面。直到革命的前一年，我在故乡做教员，大概是春末时候罢，忽然在熟人的客座上看见了一个人，互相熟视了不过两三秒钟，我们便同时说：

“哦哦，你是范爱农！”

“哦哦，你是鲁迅！”

不知怎地我们便都笑了起来，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。他眼睛还是那样，然而奇怪，只这几年，头上却有了白发了，但也许本来就有，我先前没有留心到。他穿着很旧的布马褂，破布鞋，显得很寒素。谈起自己的经历来，他说他后来没有了学费，不能再留学，便回来了。回到故乡之后，又受着轻蔑，排斥，迫害，几乎无地可容。现在是躲在乡下，教着

几个小学生糊口。但因为有时觉得很气闷,所以也趁了航船进城来。

他又告诉我现在爱喝酒,于是我们便喝酒。从此他每一进城,必定来访我,非常相熟了。我们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,连母亲偶然听到了也发笑。一天我忽而记起在东京开同乡会时的旧事,便问他:

“那一天你专门反对我,而且故意似的,究竟是什么缘故呢?”

“你还不知道?我一向就讨厌你的,——不但我,我们。”

“你那时之前,早知道我是谁么?”

“怎么不知道。我们到横滨,来接的不就是子英和你么?你看不起我们,摇摇头,你自己还记得么?”

我略略一想,记得的,虽然是七八年前的事。那时是子英来约我的,说到横滨去接新来留学的同乡。汽船一到,看见一大堆,大概一共有十多人,一上岸便将行李放到税关上去候查检,关吏在衣箱中翻来翻去,忽然翻出一双绣花的弓鞋来,便放下公事,拿着仔细地看。我很不满,心里想,这些鸟男人,怎么带这东西来呢。自己不注意,那时也许就摇了摇头。检验完毕,在客店小坐之后,即须上火车。不料这一群读书人又在客车上让起坐位来了,甲要乙坐在这位上,乙要丙去坐,揖让未终,火车已开,车身一摇,即刻跌倒了三四个。我那时也很不满,暗地里想:连火车上的坐位,他们也要分出尊卑来……自己不注意,也许又摇了摇头。然而那群雍容揖让的人物中就有范爱农,却直到这一天才想到。岂但他呢,说起来也惭愧,这一群里,还有后来在安徽战死的陈伯平烈士,被害的马宗汉烈士;被囚在黑狱里,到革命后才见天日而身上永带着匪刑的伤痕的也还有一两人。而我都茫无所知,摇着头将他们一并运上东京了。徐伯荪虽然和他们同船来,却不在这车上,因为他在神户就和他的夫人坐车走了陆路了。

我想我那时摇头大约有两回,他们看见的不知道是那一回。让坐时喧闹,检查时幽静,一定是在税关上的那一回了,试问爱农,果然是

的。

“我真不懂你们带这东西做什么？是谁的？”

“还不是我们师母的？”他瞪着他多白的眼。

“到东京就要假装大脚，又何必带这东西呢？”

“谁知道呢？你问她去。”

到冬初，我们的景况更拮据了，然而还喝酒，讲笑话。忽然是武昌起义，接着是绍兴光复。第二天爱农就上城来，戴着农夫常用的毡帽，那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。

“老迅，我们今天不喝酒了。我要去看看光复的绍兴。我们同去。”

004 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，满眼是白旗。然而貌虽如此，内骨子是依旧的，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，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，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……这军政府也到底不长久，几个少年一嚷，王金发带兵从杭州进来了，但即使不嚷或者也会来。他进来以后，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，大做王都督。在衙门里的人物，穿布衣来的，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，天气还并不冷。

我被摆在师范学校校长的饭碗旁边，王都督给了我校款二百元。爱农做监学，还是那件布袍子，但不大喝酒了，也很少有工夫谈闲天。他办事，兼教书，实在勤快得可以。

“情形还是不行，王金发他们。”一个去年听过我的讲义的少年来访问我，慷慨地说，“我们要办一种报来监督他们。不过发起人要借用先生的名字。还有一个是子英先生，一个是德清先生。为社会，我们知道你决不推却的。”

我答应他了。两天后便看见出报的传单，发起人诚然是三个。五天后便见报，开首便骂军政府和那里面的人员；此后是骂都督，都督的亲戚，同乡，姨太太……

这样地骂了十多天，就有一种消息传到我的家里来，说都督因为